

少年文库

少年儿童出版社



祸国殃民的袁世凯

赵国城 著



祸国殃民的袁世凯

赵国城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卖国贼。

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地主、大官僚的家庭,小时候是个无赖恶少,后来依靠投机钻营当了官,进而出卖维新变法,屠杀义和团革命,成为清末北洋军阀的头子。辛亥革命后,他要尽两面派手法,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谋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后来又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卖国求荣,悍然宣布恢复帝制。在一片唾骂声中,他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就死了。

祸国殃民的袁世凯,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他的罪恶活动,从侧面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性。本书以故事形式,向少年朋友介绍了这个千秋罪人的一生。

祸国殃民的袁世凯

赵国城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20,000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25,601—35,600

ISBN7-5324-1369-1/K-123(儿)

任编辑 俞沛铭
图 施大畏
帧 方瑶民

目 录

袁家寨的一夜·····	1
小霸王·····	5
落第秀才·····	10
结识徐世昌·····	14
到登州去·····	19
崭露头角·····	22
临阵脱逃·····	29
投靠新主子·····	35
钻营·····	40
小站练兵·····	43
脚踏两只船·····	48
出卖维新派·····	52
屠刀伸向义和团·····	61
见风转舵·····	66
权大势盛·····	73
仓惶下野·····	80

洹上渔翁	85
恶虎出山	90
左右开弓	96
窃取大总统宝座	102
逼迫清帝退位	106
兵变的把戏	112
控制责任内阁	120
和平烟幕	127
暗杀宋教仁	132
威逼议员	140
进入“政治新生涯”	145
大弹前朝曲	150
铺平称帝的道路	157
用钱制造出来的民意	164
一场复辟闹剧	169
准备登极	173
云南枪声	178
众叛亲离	183
被太上皇抛弃	188
最后的挣扎	192
千秋罪人	197

袁家寨的一夜

1859年9月16日，暮霭(ǎi)笼罩着河南省项城县东北部的袁家寨。圆晃晃的月亮，缓慢地爬上了高高的炮楼，将清冷的光辉洒向这座阴森森的大堡寨。

这种堡寨又叫土围子，在当时的项城县有一百七十多座。袁家寨是其中最著名的。它不仅占地广阔、楼高院深，而且建筑非常牢固。厚厚的围墙把寨子抱得象个大铁桶；寨子的四角和寨门口，耸立着高大的炮楼；围墙外面还挖有一条丈把深的壕沟，进出寨子全靠唯一的一架吊桥；不管春夏秋冬，天一黑，家丁们便忙着扯起吊桥，就是一只鸡也飞不进来。

这座大堡寨的主人，是项城县里最大的地主，叫袁保中。

这一天，刚过了中秋节，寨子里依然很忙碌，因为袁保中的老婆刘氏临产了。

袁保中曾经有过一个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不幸夭亡，二子又长得十分丑陋，一点不讨人欢喜。前妻死后，填房刘氏也生了一个儿子，却又傻头傻脑的。袁保中把

传宗接代看作头等大事，一想起这三个儿子，就心烦意乱；此刻，他更是焦躁难忍，独自一人来到袁家祠堂里。

祠堂里香烛微明，烟雾缭绕。袁保中身穿长袍马褂，往祖宗牌位前供上珍果佳肴(yáo)，又在香炉里插上一柱高香，然后，虔诚地跪在缎子的团垫上，祈(qí)求神明保佑，不要衰了袁家的香火。

袁家这几代，可是项城县里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啊！

袁保中的祖父，通过科举，一步一步地当上了清朝的地方官员，虽然不过四十岁就一命呜呼，但留下的四个儿子却也都走上了仕途。袁保中的叔父袁甲三，曾经中过进士，当过清朝政府的中央官员；太平天国起义后，他奉清王朝的命令，在安徽等地筹办地主武装——团练，成了安徽、河南等地团练的头子，眼下正配合曾国藩的湘军，大肆围剿太平军的兄弟部队捻军。袁保中虽然没有去做官，也不象其他几个兄弟那样，到叔父袁甲三的部队里去带兵打仗，但他在项城县里办起了“团练”，自任首领，十分威风。唯一使他常常觉得遗憾的，就是怕没有人接替袁家如此兴旺的家业。

他正想着袁家的“香火”，管家急匆匆地奔进祠堂里来。

“禀(bǐng)告老爷，夫人生了；是个又白又胖的小少爷。”

“真的吗？”

袁保中倏(shū)地从团垫上站起来，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老爷，快去看看。小少爷还等着您给取名呢。”管家讨好地说。

“对，对！该先取个名。”袁保中点头应诺着。

见了刚生下的儿子，袁保中却又犯愁了：该取个什么名呢？大儿叫“世昌”，可是没多久便死了，哪里还谈得上“昌”；次子和三子的名字都是塾师取的，不如把他请来吧。

仆人飞快地出去了。不一会儿，一个老秀才躬着腰，钻进了书房。

两颗脑袋碰在一起，正商量着，忽然寨子里响起了报警的锣声，接着是嘈杂的脚步和喧嚷的人语。袁保中猛地从座椅上跳起，他知道，这又是捻军下山来了。

项城县是个穷地方。淮河的支流——颍(yǐng)水，蜿蜒穿过县境。一到雨季，淮河泛滥，项城便闹水灾；常常是“水来汪洋一片，水去赤地千里”。老百姓的日子本来不好过，加上忍受不住地主豪强的压榨盘剥，自然要奋起反抗。自从太平天国革命以后，这一带很快建立了捻军。捻军英勇机智，神出鬼没，地主乡绅胆战心惊，纷纷办“团练”，筑堡垒，龟缩在土围子里不敢露头。袁家寨离捻军的一个根据地虽说有一百多里路，但捻军多的是骑兵，一百多里地不在话下，简直说到就到，地主们防不胜防。

袁保中心里特别恼火，咬牙切齿地诅咒道：“该死的‘捻子’，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会儿来冲扰我的喜事！”

他急匆匆地上了炮楼，果真听到远处传来轻微急促的马蹄声。月光下，渐渐地看得见——只不过两骑快马！

说时迟，那时快，两骑快马眼看就要到寨子跟前了。弓箭手拉满了弦，瞄准着移动的目标。骑马的人大概知道袁

家寨向来草木皆兵，扬起手大喊：“不要误会，我们不是‘捻子’，是报信儿的……”

经过一番盘问，弄清这两个人是袁保中的叔父袁甲三派回来的。袁保中从来人手中接过书信一看，是叔父写来的捷报。上面说：袁甲三的队伍已经攻克了捻军的重要根据地临淮关，现在正乘胜追击，剿灭残余；不久便将平定捻军，高奏凯歌，告慰于朝廷。

读着捷报，袁保中刚才的不愉快顿时烟消云散。他舞着信笺，情不自禁地说：“杀得痛快，杀得痛快！这下可以太平喽。”

忽然，他想起了什么，目光重新回到信笺上，注视着最末那两句话。看了好一会儿，不由得念出声来：“‘高奏凯歌，告慰于朝廷。’这可是个吉利的词儿啊！”

“是啊，老爷。这里小少爷刚刚出世，叔老太爷那边就送来了捷报，您想，这不就是天意吗？我看小少爷的名字一定得应着这最后两句话。”老塾师眨着眼睛，谄媚地说。

于是，按照“世”字排辈，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取名“世凯”，并用“慰廷”作为他的字（也写作“慰亭”）。意思是要他继承父辈的事业，杀尽农民起义军，告慰于朝廷。

小霸王

一转眼，袁世凯五岁了。

五岁的袁世凯，时常躲开奶妈、女佣，到院子里捉鸡弄狗。有几次，下山的捻军包围了寨子，隔着围墙往里打炮放箭，团丁和仆人们都慌作一团，而他却吵吵嚷嚷地要人抱他上炮楼看热闹。那奔腾嘶鸣的战马，扬起了遮天蔽日的灰尘；急风暴雨般的乱箭，射得到处都是窟窿。袁世凯一个劲儿地拍着手，嘴里哇哇乱叫。胆小的仆人，生怕小少爷出事，不知怎么办才好；而那些喜欢奉承阿谀(yú)的人却对袁保中说：“四公子小小年纪就胆略过人，将来必定是个奇才呢。”

其实，袁保中早就注意着袁世凯的变化。寨子里的那些议论，使他非常高兴。

可是，袁世凯竟不爱读书。起先，袁保中教他读书识字，他倒还有几分聪明，识了不少字，还能背诵一些诗句；但慢慢地，他就心猿意马，再也没有长进了。

一晃两年过去。袁保中见儿子常常惹是生非，开始有些失望。

就在袁世凯七岁那年，袁保中的兄弟袁保庆到山东济南去做官，因为没有儿子，临行前便向哥哥提出把袁世凯过继给他做嗣(sì)子，袁保中也就点头同意了。

1866年，袁世凯随着嗣父母到了济南。

袁保庆和袁保中不同，是从科举场上一步步爬上去的，所以更重视仕途出身。一到济南，他就给袁世凯请了个教师，指望嗣子也从科举场上求取功名。

但是，这个地主家的少爷，从穷乡僻壤的项城，到了繁华的济南，顽劣的野性更加约束不住了。他仗着嗣母牛氏百般宠爱，经常逃课赖学，溜到外面看戏，游逛，还常常同人打架。

一天，他来到济南府东城的一个广场上，远远看见广场一角围着一大群人。他好奇地从人缝里钻进去，只见几个孩子正抡拳踢脚地学习武术，一个三十来岁的拳师站在边上叫着口令。袁世凯摸摸额头上前几天打架时被人打出的肿块，不禁看傻了眼。人家把拳练完了，他还呆呆地站在那儿。

“你是哪家的少爷，想学拳吗？”拳师走上来问。

袁世凯虽说才七、八岁光景，却瞪着眼睛说：“对！我也要学打拳。”

“小孩子家，学打拳干嘛？”

“学会了打架不吃亏！”袁世凯歪着脑袋回答说。

“要学拳可得有钱，整整十块光洋呢。”拳师随口吓唬他。

谁知袁世凯并没有被吓唬住，他把污黑的手指伸进嘴里咬着，紧紧盯住拳师看了一会儿，忽然转身跑了回去。

第二天，袁世凯真的把钱送来了。那拳师原本是个教拳骗钱的地痞，明知这钱是袁世凯从家里偷来的，也不管，得意地拍了拍他的脑袋，算是收了这个徒弟。

从这以后，那个教拳的人常叫袁世凯回家偷钱。事情很快被嗣母牛氏发觉了，她却并不责怪。这样，袁世凯胆子更大了。三天两日地偷钱，偷到手就拿去孝敬那个拳师，好多教他一些打拳踢脚的本事。

袁世凯每天溜出去好半天，哪里有心思读书！教他读书的先生终于发现了秘密，便告诉了袁保庆。

一天，袁世凯被嗣父叫到跟前。

“最近书读得怎么样？”袁保庆不动声色地问。

“天天在读。”袁世凯回答得一点也不含糊。

“《千字文》你背一背。”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星辰……嗯，日月星辰……”才背了几句，袁世凯就愣住了。许多天没摸书本，哪里还记得什么《千字文》！

“你这些天都到哪儿去啦？为什么不好好念书？”袁保庆的声音大了起来。

袁世凯站得象根木桩，两个眼珠子却不停地转着。忽然，他想到个嫁祸于人的好主意。

“老师太凶了，常常打我。我害怕他打，才逃学的。”说着，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卷起袖管让嗣父看练拳时跌打出

来的青紫块。

“胡说！先生都告诉我了，你还敢撒谎？”袁保庆真有点恼火了，他抬起手刚要打下去，不料牛氏大叫着跑进来。

“呀！爷儿俩这是干啥呢！”说着把袁世凯拖了就走。

袁保庆虽说没打着袁世凯，却也严厉规定，不准他再出家门一步。袁世凯不怕老师怕老子，只好呆呆地坐在屋子里，嘴里咬着毛笔套子，在砚台里吹水泡。一边吹着，一边动起了坏脑筋。他觉得只有把这个先生赶走，才可以重新自由自在地到外面玩耍。

盛夏的夜晚，田野里一片蛙声，还不时地传来几声蝈蝈的清唱。而院子里只有点点闪闪的萤火虫飞来窜去。他望着萤火虫，想着过去的那些开心事，忽然有了个主意。

原来他的先生晚上回家过夜，每天都要经过城西的一条田间小路。第二天晚饭后，袁世凯找了个借口来到那条小路边，先是捉了许多萤火虫，然后躲在灌木丛里。那天夜里没有月光，田野里漆黑的一片。袁世凯缩在高粱地里，终于听到了老师的脚步声由远处徐徐而来。他急忙把萤火虫压在掌心，搓揉一番，涂抹了满满一脸。当老师快到跟前时，他突然跳出来，站在小路中央，手舞足蹈地装出要扑上去的样子。

老师猛地看见野地里跳出这么一个绿光闪闪的怪物，吓得扭头就往回跑。后来，袁保庆派仆人打着灯笼送他回家，他仍止不住心惊肉跳，躺在床上整整病了一个多月没上袁家大门。

袁世凯摆脱了老师的管束，等于放了自己一个多月的假。这下，他可得意啦！对人说：“没把老头吓死才可惜呢。”终于，老师明白了这是袁世凯的恶作剧，一气之下就辞职回家了。



落第秀才

过了两年，袁保庆升官，调往南京上任去了。九岁的袁世凯，也随着来到了扬子江畔这座美丽的古城。

南京，曾经是好几个封建朝代的都城，也是一个充满封建污秽的大染缸。自从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称为天京）以后，严厉禁止赌博和吸食鸦片，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天京沦陷后，从前的官僚显贵，又蜂拥而来，不过几年的光景，社会就比革命以前更加糜（mí）烂了。

袁保庆怕袁世凯再放荡下去，荒废了功名学业，一到南京，就为他找了个文武双全的举人做家塾教师，还特地写信把袁世凯的两个哥哥叫到南京来陪他读书。

新来的老师按照袁保庆的嘱咐，试图顺着袁世凯的兴趣爱好，从教他舞枪弄棒入手，逐渐灌输些四书五经。可是，袁世凯不但觉得读书做学问太苦，而且对拳棒也不来劲了。他忽而徜徉（cáng yáng）于玄武湖畔，忽而泛舟于秦淮河上，不过一个多月光景，把南京城里里外外玩了个够。

弄腻了，他变了新花样，又学着骑马。于是，在清凉山、雨花台、太平湖等地的湖光山色中，人们常常可以看见十

二、三岁的袁世凯策马狂奔的身影。

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袁世凯望着飞天的彩虹，一时兴起，跃马扬鞭向城西的莫愁湖驰去。由于泥湿路滑，奔驰的马前腿一个闪失，扑地跌倒在湖边一块巨石上；正洋洋得意地哼着小调的袁世凯，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摔了出去，重重地撞在石头上，一只脚踝(huái)骨也跌断了，痛得他冷汗直冒。他硬撑着爬上马背，回家后咬着牙一点不敢声张，只说是受了风寒所以脚痛；背地里偷偷请走方郎中用草药医治，三个月没出门一步。后来，伤处虽然合了口，但骨头接得不正。打那以后，袁世凯的脚不仅逢阴雨天要酸痛，而且走起路来高一脚低一脚的，象个瘸子。

养伤的三个月熬了过来，袁世凯的兴趣也有点变了。这一回他对做官发生了兴趣。

原来，袁保庆在南京很有点权势，两江总督把他看作左右手，家里常有贵客来往。闲着养伤的袁世凯，每每被嗣父叫去陪伴客人，无非坐在那里听他们讲些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的事。官场里的那一套听多了，在他心里开始渐渐萌发了做官的念头。从那以后，他变了，常常帮助嗣父处理些琐碎小事，摸索做官的门道。袁保庆知道他读书没出息，做官或许能行，也不时地向他传授些处世行事的经验。

不料，1873年7月，袁保庆突然患了霍乱，死在南京。这对袁世凯是个不小的打击。他痛惜失去了大都市里衣锦荣华的优裕生活；更伤心自己的做官梦想落了空。于是，袁世凯伴随嗣母扶柩(jū)返回项城后，又在家乡浪荡开了。